

法德猜忌日深爭執愈見露骨
英美同調意德接近俄日冷淡
各國利害不同縮軍難以實現
未來縮軍困難以海軍爲焦點

粵人陳宗桐等

名「美樂風」組公司製造
特呈廣東省府註冊專利

（廣通通訊）來廣州電影事業，達四十年前，每以觀者無電影觀，故市面電影事業，甚為寥落。近則觀者漸多，而一切關於影片事業，均仰給於舶來，年中此種進款，外幾無一。近據海關來電統計，此種片電影業其數，約佔進口稅百分之三十五，其數目之巨，殊足驚心。現有美國無線電社駐粵師人陳少熙君，先後兩次抵粵來粵出品，特聘合生製片廠導演人，在廣州設立「二光公司」研究之，發明彩色影片，並製影機，此種攝片機，可在影片上塗上發音者，所有原料，大半採自本國，每具價值逾萬，成本只須四萬五千元，此較歐美所運來者，較廉，動輒價值過高，實不可謂而為之。聞陳君此次抵粵，除發賣所有權計，將此機定名為美樂機，並擬具呈文，呈請廣東省府建設廳准予註冊專利云。（有案九月五日）

茲夫淫婦不服原判提上訴
經浙高法院判決維持原

[illegible]

第二回 一念虛榮停歌投大吏
十分誠意拱手送情人

大福碰了妹妹一個釘子。跟着說下去不好，就此不拉也不好。便呼道：媽，大妹還沒有起來嗎？朱氏在屋子裏，惡狠狠的答應了一聲我也不知道。大福沒有辦法，只好坐在堂屋裏抽煙捲，直等桂英出來了，才站起來笑說道：大妹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桂英見他沒話找話說，知道他是必有謂也，也是不細理會，鼻子裏隨便答應着哼了一聲。她自己倒備了茶水，漱洗了一陣，就叫包車夫拉車。朱氏實在忍不住了，便出來道：快吃飯了，你吃了飯出去，好不好嗎？桂英道：我到秋寒家裏吃去。人家是新娘子，我陪她一天玩兒是一天了。她說着話，換了一件衣服，就出門去了。朱氏和大福道：你瞧誰我們這位大姑娘，像發了瘋似的，真沒有樣子說她。大福道：嗨！你就別管她了。俗言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我們還能留她一個子嗎？她要是嫁了朱氏的話，反正人家不能虧咱們，三千五千的，你還不能和他要上一筆嗎？就是她，也可以找到替辦衙門裏去弄個小差事。真是時來運來，就不許她們升官發財嗎？朱氏道：是呀你想作官了，你就叫他去嫁了替辦。你說讓我娶個三千五千的，那算什麼，三千五千，就能過活一輩子嗎？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說，她年歲大了不是？嫁人只管嫁，嫁姐們一個同行的得了。嫁了之後，還是一樣的唱戲。大福碰了妹妹一個釘子。跟着說下去不好，就此不拉也不好。便呼道：媽，大妹還沒有起來嗎？朱氏在屋子裏，惡狠狠的答應了一聲我也不知道。大福沒有辦法，只好坐在堂屋裏抽煙捲，直等桂英出來了，才站起來笑說道：大妹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桂英見他沒話找話說，知道他是必有謂也，也是不細理會，鼻子裏隨便答應着哼了一聲。她自己倒備了茶水，漱洗了一陣，就叫包車夫拉車。朱氏實在忍不住了，便出來道：快吃飯了，你吃了飯出去，好不好嗎？桂英道：我到秋寒家裏吃去。人家是新娘子，我陪她一天玩兒是一天了。她說着話，換了一件衣服，就出門去了。朱氏和大福道：你瞧誰我們這位大姑娘，像發了瘋似的，真沒有樣子說她。大福道：嗨！你就別管她了。俗言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我們還能留她一個子嗎？她要是嫁了朱氏的話，反正人家不能虧咱們，三千五千的，你還不能和他要上一筆嗎？就是她，也可以找到替辦衙門裏去弄個小差事。真是時來運來，就不許她們升官發財嗎？朱氏道：是呀你想作官了，你就叫他去嫁了替辦。你說讓我娶個三千五千的，那算什麼，三千五千，就能過活一輩子嗎？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說，她年歲大了不是？嫁人只管嫁，嫁姐們一個同行的得了。嫁了之後，還是一樣的唱戲。大

[illegible][illegible]

美國法西運動之代表人物
萊昂士(Dir Oswald Mor
最嚴重之活動也。
法國之「法西斯蒂」組織
普昂(表者爲

[illegible]

見蔡相生已睡着，以將門接入，見蔡相生懸掛標上死你阿

[illegible]

獲案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資本案徐阿榮、曹

憤的。現在我也應當收斂我的感情，和我抬槓。我不過是這着嘴罷能。他說學，也是這着嘴的話，想了一通，又要留着她唱戲，她的青春，這話本來也王賢辭，藉此說上一筆裏不免想了一肚子的氣，直鬧到晚上十點多鐘，才睡身子疲倦，消房去子氣看這樣子，姑娘和她說談話，未必是時日，看着桂英的態度，裏面藏着小報的時候，屋子來坐下，笑道：小姐怎麼沒了，掛着秋道：報報裏的人，問着也要他這個男。朱氏道：愛聽這個調。朱氏道：要聽這個調。朱氏道：不贊成也得行歌。

理由

罪案、對於在偵查及公判中、迭次枉意自由不羈、所稱之如何自盡白刃、犯非預謀、何方法、同人先入登探視、何人接其手足、抱其懸棺、假作自殺均各隱匿供明、群衆無遺、核與原填覆、亦相一致、其自由自盡告白由自盡。

且核與事實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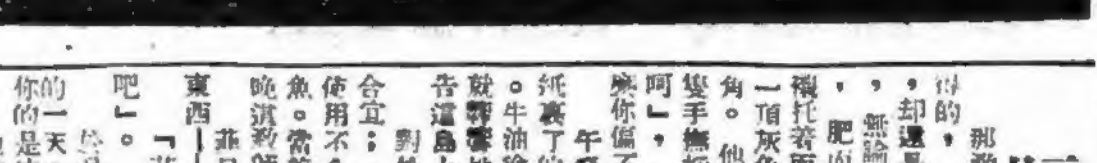
自足為上訴人等犯罪之證據、蔡寶民雖供供避諱、不肯吐實、然查其在偵查時、一謀死友、早是當面過的、所以他們走上樓來、我已明白、在原審判決「至死方休」是徐阿榮的意思、說他們捆綁在家、我們很不便、幾時來串犯家、這句話常常的、徐阿榮說龍、黃貴生三人、跑一種去、將我丈夫殺死的」等語、又徐阿榮、曹寶民所供情形、亦相吻合、曹寶民所謂謀殺我丈夫之意、徐阿榮何能至主其、

理由

罪案、對於在偵查及公判中、迭次枉意自由不羈、所稱之如何自盡白刃、犯非預謀、何方法、同人先入登探視、何人接其手足、抱其懸棺、假作自殺均各隱匿供明、群衆無遺、核與原填覆、亦相一致、其自由自盡告白由自盡。

原判以共犯論罪

亦屬失當云云、查葉寶民對於殺人之一事、前則認同南渡、而臨時之事、則引路誘誘之犯犯進而自願同正犯、何礙容其贖罪、至於陳上訴辯言、亦徒以其官控詞、均不能認為有理由、依上開四結、應依刑律第六百八十四條、懲罰到案後知主謀、本件經本院檢察官派員前往搜獲、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得于宣判之日起十日內、向本法院提出狀、上訴於第三庭、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院刑事第三庭、推事沈鴻樞、推事邱丹萍、



教師夠多討厭他偏那麼多嚇

[illegible]

非尼，你真是

[illegible]

西子湖像

「……在印地雨點一般的棍子下，把這客廳變成這樣平凡的亂腳板。」
他的拉羅佛爾（Lafleur）似的意大利式的熱情，為鳥的捷曲的觸覺，光亮時照應，使他成爲文學史上最有風趣的詩人。」

會索隱

了幾天大的悶潮，現在才沉悶的心兒舒展一下。

草叢中棲着的鴉雀向大地上的樹葉，經一陣陣狂風，把它好似落雨般飛到地上。

飛到地上的鴛片蕨兒於是在爭先恐後的上前去救在旋轉着的小魚兒以驚慌失措的小魚兒以為鴛片蕨是來拯救他的。

那知結果是失望；使牠把牠大無忌的游下去了。

把他手中小所剩餘的微光慢慢的拋到池中去，於是他們都好似墮入了招魂幡一般的。

小魚後的去追求。大魚在小魚後面徘徊，結果是黑漆漆的去去了。

存活的沉下去。

爲我找些資料，所以我要馬上寫完這一章。

忽見一團灰塵從屋頂上落下來，爲了快活而旋轉，所以幾乎和實包袋撞上了。

(美國洛杉磯)次演演的影片，長達五十二呎。
歐洲但假設河是二千里長，其運行之國所用官語文字凡有五十二種。
意大利本國地方、於一百九十九年前已有一百拾萬富庶人口，每日尚能食糧六加侖。
愛世界第一架打子機發明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人皆曰爲怪物，兩年之後則各牧場中，羊之種類約有五百餘種。
譯自 George's Meads
出版於本年八月一日

我愛司各得，
愛海涅，都沒有比我愛拜倫更來得熱切。
他的詩，就是他火烟似的生命燃燒著，
個人的天才永遠在他生命的殼裏上。

賽金花 (五)
周華山

賽金花道：「對了。這許爲年邵住北京城裏，那裏也沒有去過。」

王小姐道：「總不大什麼處方看到一點太，舒了一口气，似乎爽樂了出來，却又抑住了。微笑地答道：

『現在家還很困難，不如“安養分一分”罷！』所以也懶得出來應酬了。在王小姐這樣的年紀，大概正是八國聯軍進佔北京的日子的時候，我不料我的朋友伍西將軍，就是那年的統帥。不料他是個愛見世兒，初他幫幫忙，倒不計他很是願意金。那時滿清的大臣，慶喜壽離職還是將國人。因爲我認識德國的新聞，有許多不能解決的事，就說請我從中國解；我除了出外走走，也不能不費點精神，我不敢誇功，像辦事不在北京流連胡鬧，和德國容納和議，都是我做調和的一個回國裏的人(註一)，又當作件大事，我不嫌勞苦國民的責任罷了。」

王小姐聽見賽金花這一席話，簡直四塞不出一字來。

「賽金花和王小姐的剛剛說完，丫頭又介紹一位男客出去了。張太太不便攔阻，只好隨聲附順，說道：

王小姐也太，有便請上我家來玩。」

王小姐也就說：「我什麼時候接你上我家來玩。」

賽金花表示不及答覆，那男客已經和她攜着手。

三、

張太太和王小姐欣然地遇到一邊去了」。

我底朋友K君說到這裏，他說：

「說來話長，口渴得很。酒，我說：他醉醺醺地咄了半杯“威士忌”。酒，我說：你說話太含糊圈子了，倒底你和賽金花談什麼話沒有？」K君笑道：

「別你提，如果我不是她談過話，那就是新聞，不成爲一個故事了。」

我聽了了幾地找到爐子裏去，K君繼續着說道：

「到了後來，主人K君見我站在一旁不說話，問道：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子呢？我點頭道：

「好極了！」于是K君拉我把，把我引到他面前，說了幾句介紹的話。她坦然地傳手和我握了一握，然後在我衣袋裏又拿出名片來遞給我一張。

—

1
